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一

□ 12  
3110  
11



門 口 12  
葉 3110  
卷 11

左傳輯釋卷十五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杜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杜共王也成二年矢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杜書勲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

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夏邾亂分為三杜國分為三部師救邾遂取之杜師徒及用師徒用大師杜師徒及用師徒

焉曰滅杜敵人數戰斬獲俘馘用弗地曰入杜謂勝其國邑苟營士魴卒晉杜

侯蒐于綿上以治兵杜為將命軍師也必蒐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杜

左傳輯釋

卷之十五

伯游安衛侯君前臣名今士句字荀偃

賢也

註七年韓厥老知營代將中軍士句佐之句今

請從伯游荀偃將

中軍

註王念孫云荀偃上當有使字晉侯使士句將中軍而士句辭

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浴其誤下文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使趙武將上軍韓

荀偃將

士句佐之註故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

註杜以武位界不

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

趙武將上軍

註武自新軍起註故位如欒黶將下軍魏

絳佐之

註杜厲亦如故絳自新軍註皆遷晉侯難其人使

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

註杜得慎舉註安惠棟云周

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即什吏也衛侯卒乘官屬非十夫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

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註杜刑法註安齊召南云傳

效耳其實不然明年伐秦即已將佐不睦遷延無功況數世賴之乎衛侯此亦後儒

責人終無已也傳云晉國之民是以大和是二子讓於上而民化於下也民興於讓

風俗淳美故云數世賴之非謂數世無一乖亂之事也若欒黶違令傳固云欒黶之

汰不敢違不敢違云者心欲違而不敢也則明年將佐不睦傳預先見之矣安得以

此議數世賴之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註杜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

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註怨恨稱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

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註杜能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註杜

王念孫云廣雅農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也阮元云石經初刻作展力後改農陳樹  
華云魏了翁讀書襍抄曰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是也按古文鴻範農用八政鄭  
云農讀曰醜衡案魏王二家皆通經說即鄭義也沈彤以石經初刻作展為是失之

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加陵也君  
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

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杜善  
也善謂之昏德國家之救恒必由之杜傳喜晉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  
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福杜多福謂安衡案應膺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杜鄢在成  
十六年

以辱  
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杜弘大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  
沒於地安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窀穸也窀夜也厚夜猶長  
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

埋安陸祭云王若虛曰窀穸字從穴蓋冢壙之稱杜以為長夜未曉其義今案說  
文釋窀字云葬之厚夕其語本難通杜遂訓為長謬矣毛晃云窀穸墓穴是  
也顧炎武云窀穸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諡故以為言惠棟云孔宙碑作窀穸說文無  
窀字明不穴也衡案孔宙碑作窀穸說文釋窀為葬之厚夕杜訓窀為夜窀無夜

訓疑其本亦作夕然則左氏舊文作窀穸字不從穴但說文厚夕不可通竊謂厚當  
作後聲之誤也此當連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為一長句皆謂作諡之事與冢墓  
不相涉春秋謂祭祀祭祀稱諡窀穸謂葬之後夕蓋葬之後夕作諡先君謂始祖以  
下君薨三年喪終高祖入祧祖遷高祖廟新主入祖廟改稱禰廟各祭於其廟裕則  
同祭於始祖廟凡祭必稱諡故謂作諡為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也  
杜以窀穸為葬埋楚子自請為靈若厲是專謂作諡之事葬無所用諡何為及之哉

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從先君代安衡案先君各以諡稱廟已亦稱  
也請為靈若厲杜欲受惡諡以歸先君也亂而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  
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

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杜傳言子  
囊之善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杜子庚楚  
養叔曰吳乘我

喪謂我不能師也杜養叔養  
必易我而不戒杜戒備

子為三覆  
以待我杜覆伏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杜庸浦  
楚地大敗吳

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

杜不用天道相弔與

詩曰不弔昊天亂

靡有定

杜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

陸祭云注罪字誤當作亂衡案言不弔恤人者是昊天也君子以吳伐喪為不

弔故引以喻之

冬城防書事時也

杜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

於是將早城臧武仲

請侯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彘猶在楚

杜執之至今

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

杜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狩征行

安衡案征征伐也先王尤重征伐

故五卜習祥而後征之武王曰朕夢協于朕上襲于休祥我商必克下文云不習則增循德又云今楚實不兢皆以戎事言之此欲使楚人歸良霄何為引先王巡狩而說之哉習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而改卜

杜不習謂卜不吉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楚未嘗卜征鄭是實不強也而獨執無罪行人進退無據非計也此論征己國故曰五卜習祥

安衡案良霄剛復歸之必偏其上而今止之是除其偏也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

杜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

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安正義良霄被執久留在楚今若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少差乎

怨其君以疾其大

事晉是鄭廢

安衡案言楚執良霄仍為鄭使鄭人猶或憫之若使之歸而廢其本見使之意

為使之職使既無功鄭人必不賞之霄既於楚而不賞於鄭必怨其君以疾其大夫勢將作亂是楚之利也不猶愈於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鄭大夫相睦而疾楚以固事於晉乎

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杜叔老魯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杜無夏四月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杜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

已未衛侯出奔

齊

杜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安惠棟云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衍字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左傳脫也。衛侯僖二十八年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臣逐君，甚於其召之。以彼傳推之，仲尼故逐君，以自奔為文，亦以存名教也。杜

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董莒、人邾人于戚。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

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

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公而食之。

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曹也。母是翦棄。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

有穀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恃之。

與晉路之。

左傳傳釋 卷之十五

謀為吳 伐楚 楚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杜 前年為 楚所敗 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 杜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比年伐魯 將執我 莒武於楚故

也路僵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杜

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杜意常如殺安衡案中二者無中間有二

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安衡案師旅賤有司不無乃實有所闕

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執幣不通

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晉焉杜晉問賦青蠅而

退杜青蠅詩小雅取其愷宣子辭焉杜辭使即事於會成愷悌

也杜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於是子叔聲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杜聲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陸彖云叔老公

立季札杜札諸樊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杜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

應以父名為字定其謚猶齊姜齊歸矣吳子諸樊既除喪杜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將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杜諸樊適子誰敢奸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杜傳言季札之讓且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

櫟之役也杜櫟役在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杜

子穆子賦匏有苦葉杜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叔向見叔孫穆

人莒人先濟鄭子矯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

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一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杜

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杜棫林不獲成焉杜秦不荀

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杜示不唯余馬首是瞻杜言進

傳言北宮括助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杜飲毒鄭司馬子矯

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杜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

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杜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

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杜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

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杜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

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杜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

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杜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

已。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杜：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杜：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杜：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

以待夫子也。杜：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

多遺秦禽。杜：軍帥不和，恐多。安。王念孫云：多讀為亦，祇以異之，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為秦所禽，獲而已，多與祇，古同聲。

而通。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杜：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

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杜：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釐

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杜：士鞅，士鞅之子。欒黶謂

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

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杜：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

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杜：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

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杜：亦。情。書於伐秦，攝也。杜：能自攝，整從。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

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杜：盈，厲

秦伯曰：倚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為愛其甘

棠，況其子乎？杜：武子，欒書，厲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欒黶，死，盈

之善未能及。入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

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杜：為，傅。二十一年，衛獻公戒孫

文子甯惠子食。杜：勅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杜：服朝，服待

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杜：從，公。囿，孫文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杜：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孫文子

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杜：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



拳無勇職為亂階衛河上邑公欲以大師辭師曹請為之杜辭以為不

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杜誨教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杜孫

解不解故削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杜欲或公并祭

於戚杜也祭子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

稷之傾覆將若之何杜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杜猶奸

也雖奸之庸知愈乎杜言逐君更立安惠棟云司馬彪莊子注曰庸猶

之非其所當居而居之皆謂之奸君實制國而文子曰將若之何是欲代君制國也

故云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雖代君制國何用知其愈於今日乎伯玉心知文子將作

亂故從近關出然其辭猶未及逐君之事也愈勝也遂行從近關出杜懼難作欲安衛索力不能制

亂臣所謂可公使子驕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杜子展衛公如郵

卷而懷之也杜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

杜鄆衛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杜使往請和也安山井鼎云足

云子行下異本有請字阮元云石經子行二字改刊此行只九字初刻尚有一字據

考文石經刊去之字即請字也衡索傳無請字則使為使者之使依注則為使令之

使傳注異義而釋文不言音異正義又無說知舊本皆有請字故注云使請和也我

邦古寫本傳自隋初所謂異本蓋指之石經誤刊去請字傳注乖戾不可得而通名

儒不窺洵有以也公出奔齊孫子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杜濟北東阿縣郵人

執之杜公徒因敗散還安劉用熙云公雖居鄆郵人初尹公佗學射於

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杜二子佗與差公孫丁

御公杜御也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杜子魚庾公

射兩轡而還杜轡車軛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

杜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貫佗安

正義孟子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連之子濯孺子疾作庾公之斯至

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

佗尹公之佗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

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

人之身有此行孟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說文云勒車軌下曲者服虔云車軌兩邊又馬頸者衡案所傳異辭故傳與孟子異文但踰國學射當時恐未有此事疑傳文得實勒即烏象服馬二匹故有兩勒焉子鮮從公杜子鮮公及竟公使祝宗告

亡且告無罪杜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杜欺

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

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杜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中擯事先君而暴

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杜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

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杜越遠也瘠厚成

叔安釋文厚本或作邱音同惠棟云世本曰魯孝公生惠伯董其後為厚氏陸渚曰邱成叔孝公八世孫外傳曰魯文公欲弛邱敬子之宅韋昭云邱敬子魯大夫邱惠伯之後玄孫敬伯同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邱之雞鬪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棟案呂氏春秋有邱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即厚成叔也厚與邱通世本作厚外傳作邱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邱字異而實同王念孫云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迄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與此越在他竟同義衛案厚后通邱則列字說詳于昭二十五年

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杜剽穆公孫

說初矣杜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杜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

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杜邾齊所滅邾國及其復也以邾糧歸杜言其

有大叔儀以守杜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

重拜大貺杜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杜重恤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

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安衛案悼君不

於事行也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杜衛夫人曰羣臣不佞得

疾君事言皆失其道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敷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安衛案敏疾也疾猶勉也有

侯杜聽盟會

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

安衛

石經淳熙本岳本如此本或不疊衛侯二字非

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

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

杜武仲不書未為卿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

之言道

杜順道

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

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杜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

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杜成國

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

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

杜朔知營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

安齊召南云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

首生武子營營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為營子盈為朔子朔早卒未及為卿於傳文為甚順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為朔弟也衛案殷人立弟周人以適孫承祖故云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況有世本可據盈為朔子甚明杜強生葛藤傳文殆不可通

盈生六年而

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杜彘士勤子也十二年荀營

士勤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帥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師曠侍於晉侯

杜師曠晉樂

晉侯曰衛人

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

民如子益之如天空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安沈彤云主當作生之當作之百姓絕望社稷無主

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

君而為之貳杜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

侯有卿卿置側室杜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杜貳宗宗子之副貳者衛宗即小

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杜賞謂宣揚過則匡之杜匡正患則救之杜救其難也失則革之

杜革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杜補其愆過史

為書杜謂大史君瞽為詩杜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杜箴諫之辭

大夫規諉杜規正諫杜士傳言杜士卑不得徑達聞杜庶人謗杜庶人不與杜

政聞君過安正義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過失不得諫爭得在外誹杜商旅于杜

市杜旅陳也陳其貨物安王引之云旅讀鴻臚之臚陳言也傳言也晉語風聽杜

言是也衡宗王說是也陳時所貴尚之貨乃高賈之常明杜百工獻藝杜獻其杜

以喻杜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杜逆書道人行令之官也木鐸不杜

政事安衡案所徇即下文二句是也徇於本杜官師相規杜官師大夫安王引之杜

在輿有於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韋注曰師長也案左傳之官師與工並舉楚語杜

之官師與旅賁並舉乃是官之小者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杜

行非禮也杜彼注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正義曰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杜

劉夏石尚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賈子階杜

級篇曰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杜工執藝事以諫杜

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以上三說皆不以官師為大夫杜肆放杜以杜

也杜路之事杜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杜肆放杜以杜

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杜傳善師曠能杜秋楚子為庸浦杜

之役故杜在前杜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杜軍杜

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杜臯舟吳險杜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杜傳言不備杜王使劉杜

定公賜齊侯命杜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杜曰昔伯舅大公有杜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杜昨報也表顯杜

命女環杜環齊靈杜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杜

無廢朕命杜纂繼也杜因昏而加褒顯安惠棟云舊謂祖考之舊法杜晉侯問杜

衛故於中行獻子杜問衛逐君當討杜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杜

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矣註杜謂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

之道也註杜仲虺湯安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

以待時乎註杜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註杜定立范宣子假

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註杜折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

庚必城郟註杜楚徒都郟未有城郭公子嬰公子儀因築城為君子謂子囊

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註杜謂前年謚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註杜詩小雅忠信為周言

夏逆王后于齊註杜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夏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註杜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季孫宿叔孫豹

帥師城成郟註杜備齊故夏城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註杜無傳八月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註杜報二年豹之聘尋見孟獻子

尤其室註杜尤責日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

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註杜傳言獻子友于正義問官師

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註杜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

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註安也杜彼注云卿不書舉重略輕蓋據此傳為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盟註安也杜彼注云卿不書舉重略輕蓋據此傳為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說也然天子使卿逆后而公監之則卿是專職公特監之而已彼經不應獨書監之者而略主逆者矣此注云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果如其言是春秋重告魯而輕逆於齊傳何以言卿不行非禮也反覆思之蓋單子公爵而官於卿卿不行之卿即指單靖公初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單途留不行獨使劉逆之故經書劉夏逆王后于齊以賤之而傳釋之曰卿不行非禮也使上卿逆而公監之經傳及禮經中未見其文杜不能解此傳遂臆造是禮耳

楚公子午為令尹杜公子罷戎為右尹杜馮為大司馬杜子馮叔

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杜屈陽子

公子追舒為箴尹杜追舒莊王杜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殿尹

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杜無覲覲杜以求幸

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人也杜詩南也寔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行列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

行也杜言自主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向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畧舉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杜亂在鄭人

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杜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

以馬四十乘杜公孫黑子皙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杜賢而託

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杜子罕以司臣託季氏

鄭人醢之三人也杜堵三人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杜私小

其相曰朝也杜相師

慧曰杜者

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杜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

之是重淫樂杜安衡案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悞師觸師獨歌鐘二肆及其鏜磬而輕國相杜安女樂二八此又賂宋以師殺師慧而師慧自稱淫樂之矇蓋鄭聲淫當時之人尤說樂之故以為賂也孔子對顏淵曰放鄭聲有故哉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杜言子罕能改過

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杜不取霸主故取伐魯

於是乎城成郭杜郭郭也

左傳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秋邾人伐我南鄙

杜亦貳於晉故

安

衡案邾倍晉而屬齊故亦伐魯

使告于晉晉將為

會以討邾莒

杜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

不克會

杜為明年會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驕送葬

晉侯卿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王人能治玉者

玉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

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實誓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

杜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寘諸

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

杜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

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杜堵狗堵女父之族狗聚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

亂改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杜不書高厚

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

戊寅大夫盟

杜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

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杜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齊侯伐我北鄙

杜無傳齊

安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杜無傳

五月甲子地震

杜無傳

叔老會鄭伯晉

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杜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

安經曰齊子帥

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等也齊也言叔老會荀偃而書曰會鄭伯者以荀偃與叔老等夷故書曰會鄭伯也是經書會鄭伯責之耳非示叔老可以會鄭

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杜安圍成及城成郟即此成也本或作郟非

傳同阮元云公羊穀梁皆作成

大雩

杜無傳

冬叔孫豹如晉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

杜平公悼公

羊舌肸為傅

杜肸叔向也張君

臣為中軍司馬

杜張老子

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

杜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

就間官安，衡案三年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襄無忌子。註：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杜：此注云：去中軍尉，則其本作祁午矣。今

本作祁奚者，轉寫之誤耳。虞丘書為乘馬御。註：代程鄭。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註：杜：既

改喪服，脩官，選賢能，由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涇梁之會，故速葬。警守

而下會于涇梁。註：杜：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註：杜：諸侯相侵，取之曰。以我故執

邾宣公莒犁比公。註：杜：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

且曰：通齊楚之使。註：杜：邾莒存齊，楚往來道中，并以此責之。安：衡案，晉速莒

沃，本為會于涇梁，以討邾莒，故傳承上文，先序執邾莒之君，若大夫盟，由高厚歌詩不類，乃會中餘事，非主意所在，故後序之。於文宜然，非由告有先後也。知執二君在

大夫盟後者，傳云：通齊楚之使，明高厚逃後執之，經據實書之也。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

歌詩必類。註：杜：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註：杜：齊有二，安：正義，高厚

獨不取，思好之義。類，故云：齊有二心。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

高厚逃歸。註：杜：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

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註：杜：自曹以下大夫不

之。許男請遷于晉。註：杜：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

侯。註：杜：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註：杜

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註：杜：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

伯為夷故也。註：杜：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

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安：衡案，諸侯之卿會公侯，貶稱人，但魯卿不當

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得會鄭伯。註：書魯人，故書其名，非經無譏，無辭可以寓也。

卿得會，伯子男，特會之無罪耳，非謂與伯子男平等也。餘見於經。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

氏。註：杜：棫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註：杜：晉

獨進揚梁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註：杜：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註：安

惠棟云：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鄧元曰：湛水出犍縣北，魚齒山

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今水北悉枕翼山阜，於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

長阪，蓋即湛水之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註：杜：不書復伐許



而還註杜許未遷故秋齊侯圍成註杜成魯孟氏邑孟孫子速微之註杜孟獻子之

子莊子速也徵要也衡素速疑即論語所稱下莊子速蓋孟氏之邑故稱速為下莊子猶合宋向戌之邑稱向戌為合左師耳

是為孟氏之邑故稱速為下莊子猶合宋向戌之邑稱向戌為合左師耳

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註杜海陘魯隘道冬穆叔如

晉聘且言齊故註杜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註杜禘祀三年祭與民之未息

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

庶幾乎註杜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折父

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註杜及此見范宣子賦

註杜坊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坊父詩人責坊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

之爪牙胡轉予于恤無所止居魯厚事晉故穆叔自以比之牙責晉不救之杜云責坊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未免微誤

鴻鴈之卒章註杜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

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鴻鴈乎註杜鴻鴈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註杜無傳宣公也四同盟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註杜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挑高厚帥

師伐我北鄙圍防註杜弁縣東南有挑虛九月大雩註杜無傳宋華臣出奔

陳註杜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正義實冬出而告以秋明以華臣始作亂

由故於冬之下追言華閣卒耳其實華閣之卒或在九月之前華臣弱其室殺其宰不在九月內耳

冬邾人伐我南鄙註杜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註杜司徒印陳大夫衛

孫蒯田于曹隧註杜蒯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註杜重丘曹邑毀其瓶重

丘人閉門而詢之註杜詢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註杜厲惡鬼林父

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註杜孫蒯不書

曹人愬于晉

非卿 為明年晉人 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杜前

圍成辟 孟孺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杜防臧紇于防 註紇邑師自

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

杜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 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郟叔紇臧

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杜郟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 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

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 於旅松而復還守防

齊師去之

杜失臧 紇故

齊人獲臧堅

杜堅臧紇 之族

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杜使無 自殺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

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袂扶其傷而死

杜言使賤人來 唁已是惠賜

不終也夙沙衛奄 人故謂之刑臣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杜齊未得志於 魯故邾助之

與齊伐魯相隔不可 得而推故傳釋之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

杜臣閱之弟臯比 之子弱侵易之

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杜盧門 宋城

門令向戌 邑後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

杜幽吳 妻也曰界余而大璧

杜界與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

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

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氏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杜惡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瘞狗瘞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

華臣懼遂奔陳

杜華臣心不自安 安釋文瘞徐居正反一音制字 見逐狗而驚走

宋皇

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杜周十一月今 九月收斂時

子罕請俟農

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

杜澤門宋東城南 門也皇國父白

皙而居 安釋文澤門本或作宰門者誤惠棟云詩正義引云舉門之皙案古泉澤 近澤門 註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羣之利婁壽以為澤字但舉為白下本羣四

四下卒卒本一字漢碑从四下芊者誤服虔漢書注云泉澤也詩鶴鳴于九皋王仲 任薛夫子皆以為九折之澤諸侯本有舉門宋何獨不然也阮元云纂圖本閩本監 本毛本皆作皙注同案皙乃明皙之 皙从曰折聲與此从白折聲異也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杜子罕黑色 註而居邑中

子罕聞之親執扑

杜扑 杖

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

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役為杜也安不速成難以為役杜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

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杜齊晏桓子卒杜

晏嬰父也晏嬰薨縗斬杜輒不緝之也縗在杜苴經帶杖菅屨杜苴麻之有

管屨草屨杜食鸞居倚廬寢苦枕草杜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

安正義士喪禮居倚廬鄭注云倚杜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時之所行士

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安正義晏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杜曰唯卿為大夫杜

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杜者禮喪服大夫之子得從大夫之法杜

晏子惡直已以介時失杜禮故孫辭略答家老杜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杜不言朝不杜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杜

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安衡紫石買有可執之罪故稱入以執

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杜之然執行人非禮也故又書行人以

罪晉書法嚴正若衡稱物游杜秋齊師伐我北鄙杜不書齊侯齊杜

夏不能贊一辭非虛談也杜侯不入竟杜冬十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同圍齊杜齊數行不義諸侯杜曹伯負芻卒于師杜無傳禮當與許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杜侯同心俱圍之杜男同三同盟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杜白狄狄之別名表杜夏晉人執衛行人石

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杜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杜為曹故也

勝杜前年衛杜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

梗陽之巫臯杜厲公獻子杜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杜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絲係玉二鼓杜安杜衡紫逞杜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杜齊環

靈公名安陸祭云負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杜神主民也謂數注曾臣彪將

率諸侯以討焉杜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注陸祭云曾本訓重諸侯注於天子不得言重蓋謙

辭以媚神耳穆天子傳云曾叔佐之郭璞注引此傳文注亦云曾重也衡案曾訓重然與陪臣自別注訓未得之注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杜守官之臣注偃獻子名注苟捷有功無作神羞杜羞恥也注官臣偃無敢復濟杜

偃信巫言故注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淇梁注以死自誓

之言同伐齊杜淇梁在十六年齊侯禦諸平陰整防門而守之注盟曰同討不庭

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注正義劉炫云案下傳范注有門於門外作整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門州綽門于東閭既門其三門即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為圍必以禦諸平注陰為圍乎惠棟云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至

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注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氏以為平

陰城南有防門於門作整橫行廣一里皆臆說也衡案劉說是也惠引京相璠注以防門為地名亦是謂廣里即光里則守之下屬為句之字不可通杜注是也

風沙衛曰不能戰莫若守險杜謂防門不注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注足為險

人多死范宣子告折文子杜折文子齊注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

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

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

能久矣杜不能久注衡案言必將脫歸注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杜

巫山在盧注縣東北注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杜

斥先杜偽以衣物為人形注輿曳柴而從之杜以揚注衡案輿廝役也

輜重及薪注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杜旌不張注衡案脫歸脫身逃

故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

遁杜鳥鳥得空注衡案師懼夜遁必遺棄注邢伯告中行伯杜邢伯晉大

中行伯注曰有班馬之聲杜夜遁馬不相見注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

獻子注故鳴班別也

左傳卷之十五

曰城上有為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

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杜此衛所杜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杜故以為辱杜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杜

恨二子故塞其杜晉州綽及之安衛案衛塞杜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杜

也杜脰頸杜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杜兩矢復欲射杜顧曰為

私誓州綽曰有如日杜言必不殺杜乃死兮而自後縛之杜及縛杜其

右具丙杜州綽杜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杜衿甲不杜案衛

衿結也故杜杜云不解甲杜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杜險

者杜城守杜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杜在平陰安衛案從魯杜乙酉

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邦杜樂厲死其子盈佐下杜趙武韓起以上軍

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菽杜秦周魯大夫趙武及杜共伐菽也雍門齊

城安惠士奇云呂覽慎大篇曰齊連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曰秦周齊

門杜門名也秦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為魯大夫失之王引之云菽即楸字也

說文楸梓也徐鍇注曰春秋左傳伐雍門之楸作菽同漢書東方朔傳又有菽竹籍

田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菽顏師古注並曰菽即楸樹字也衛案去廬進及秦周也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杜殺犬示杜孟莊子

斬其楛以為公琴杜莊子孺子速安釋文楛教倫反衛案楛同陸璣毛

杜似楛漆也禹貢荊州貢杜也楛木名杜詩草木疏云杜楛栲漆相似若一則

杜榦枯柏則杜亦良材也杜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

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杜二子晉安惠棟云淮南子墜形訓曰申池在

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外為申池杜於文十八年傳依京氏為

說非也衛案文十八年傳公游於申池則淮南子所謂在海隅者是也此下文東郭

北郭揚門東閭皆在齊城下不當獨率諸杜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

侯之師速至海隅此申池當以京說為正杜左驂迫還于門中安衛案足利

本淳熙本岳本如此杜以枚數闔杜枚馬楹也闔門扇安焦循云文選長笛賦

本或門上行東字杜以枚數闔杜也數其枚示不恐杜亂曰裁已當適便易

持注云麤者曰楹細者曰枚適馬策也說文枚幹也可為枚文十三年傳統朝贈之

左傳車乘

卷之十五

二十九

此杜所以通枚為過數二十一年傳州緯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記鳧氏為鍾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緯自言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乳以枚數闔猶數闔之枚數闔者即數其枚闔有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為馬樞二十一年之枚為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為一枚二枚均失之矣衡案枚數連讀門有兩闔每闔數其枚故云以枚數闔焦說是也

齊侯駕將走郵棠註杜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註杜太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註杜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註安衡案鞅馬頸革斷之則服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註杜濰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海鄭子孔欲去諸大夫註杜欲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註杜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

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註杜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註杜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註杜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註杜襄城縣東子孔子展北有汾丘城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註杜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註杜二子子西完守入保註杜完城郭安衡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註杜魚陵魚齒陽驍縣安范守已云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北鄭地註謂魚陵為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邪然則魚陵之不為魚齒山明甚况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於此言魚陵邪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杜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注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

滑首靡獻于雍梁注晉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注右回梅山注縣東北

安注阮元云劉昭郡國志列注東北作西北注衡索右回自梅注侵鄭東北至于

蠱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注杜信再注涉於魚齒之

下注杜魚齒山之下有注甚雨及之注安正義楚師南行有大雨注楚師多凍役

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注杜歌者吹律以咏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注安惠棟云服虔曰北風

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多死聲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

管子則風也故言歌風衡索風音也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

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鐘儀楚人故謂南注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

道多在西北注杜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注南師不時必無功注杜不時謂注安

衡索董叔董狐之後世為注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注杜言天時地理注安

史官故據天道知其無功注晉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祀柯注杜前年圍齊之諸侯也注晉

人執邾子注杜稱人以執注安衡索傳云以其伐我故凡有注公至自伐齊注杜

無注取邾田自鄆水注杜取邾田以鄆水為界也鄆水出東合鄉注季孫宿

如晉葵曹成公注杜無注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

侯環卒注杜與魯同盟注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注杜

詳錄所至及注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注杜無注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

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注杜無注城西郭注杜魯西注叔孫豹

會魯士匄于柯注杜魏郡內黃縣注城武城注杜泰山南注安錢大昕云南

宋齊隋志皆作南城晉書列傳中亦無武字唯志有之係誤衍杜注哀十

四年傳作南城劉昭注續漢志列注文亦是南城此武字守後人誤加也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注杜督揚即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注杜伐魯在注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注杜正邾

魯之

取邾田自瀛水歸之于我杜邾田在瀛水北今更以水名晉侯先

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杜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

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杜如鞏戰還之賜唯無先路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杜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為鼎

荀偃瘕疽生瘍於頭杜瘕疽惡創安正義說文云瘕瘕病也瘕瘕也瘕瘕

論有脾瘕瘕瘕王冰注云瘕熱也極熱為之也倉公診齊王大后病曰風瘕客勝又云脉大

而躁躁者中有熱而溺赤診齊章武里曹山踰病云肺消瘕也又云臣意切其脉肺

氣熱也此亦以瘕為熱風瘕即風熱也肺消瘕即肺消熱也此傳云瘕瘕生瘍於頭

瘕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遂生此瘍瘕瘕焦解瘕為熱是也餘正義得之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

歸者皆及士旬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杜士旬中軍佐故問後也

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杜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

於齊故也乎杜欒子欒盈安欒索也乎猶言矣乎焉爾乎心謂是而疑未決矣下

無乎字謂也與邪通遂以此乎字為衍夫也字有時為問辭然亦心謂是而問之與

邪字怪而問之自別此句所重在也字但以荀偃既死不敢實言故又言乎以疑之

御覽及袁譚傳注無乎字者特取所重故不言乎非有異文也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

有如河乃瞑受令杜嗣續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杜自恨

待安衡索此當言吾為淺丈夫也欲奇句法故言淺之為丈夫也凡倒用字句者

入註加之字於所倒之字下如謂此也作此之謂也人皆習見不怪焉唯此及戴

記大學篇小人之使治國家以字句差長人或不曉句法與此之謂也同故特詳之晉欒魫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杜謝討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杜代荀偃賦

黍苗杜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

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唯敝邑賦六月杜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季武子以所得

左傳卷之十五

廿三



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註杜林鐘律名鑄鐘聲

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註杜天子銘德

大夫稱伐註杜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註杜從天計功則借人也

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註杜彝常也謂鐘鼎銘其功烈以示

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

之小國幸於大國註杜以勝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註杜

子註杜諸子皆宋女註安陸祭云管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注謂諸子內官之號是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註杜屬託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註杜齊

廢之是專黜諸侯註杜謂光已有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註安

傳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

之光殺戎子註杜終言註安衡案微說文隱行也立之承上文以為大子謂立之

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註杜無黜刑雖有刑不

在朝市註杜猶犯死刑者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註杜經書七月辛

莊公即位註杜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

左傳傳釋

齊侯疾病中之事

名與命通故云銘德不銘功勝陸說遠矣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

衛奔高唐以叛杜注光謂衛教公易己高唐在祝柯縣西北

還禮也杜注禮之常不於四月丁未杜注於此年鄭公孫薑卒赴於

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杜注十四年晉伐秦子

之濟杜注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杜注防賜車之

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安正義釋例賜魯穆叔鄭子螭當是革路若木路傳稱列國

大夫有功則賜服路註之卿當小國之君則車亦可以同之故疑是革路若木路

也革路木路路之甲者亦稱大路者以受王殊賜皆舉其總名也

其室杜注灑藍安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杜注解

之難杜注十年尉止等作難西與純門之師杜注前年子孔召子孔當

罪安衛索子孔自當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杜注以自甲辰

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

也杜注亦以國安衡索崔杼兼高厚室子展子西分杜注子然子孔宋子之子

也杜注子然子杜注士子孔圭媯之子也杜注宋子圭媯皆鄭穆公

班杜注亞宋子而相親也杜注亞次杜注二子孔亦相親也安衡索二本或作

宋杜注僖之四年子然卒杜注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杜注魯襄

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杜注司殺孔與二父相杜注三室如一杜注言同

故及於難杜注故二子杜注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杜注子革即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杜注簡公猶幼故杜注齊慶封

圍高唐弗克杜注反沙衛以杜注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

之乃下杜注衛下與杜注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杜注齊侯以衛告

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安正義杜於此注皆用賈逵之說服虔引彭仲博云齊

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註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為揖之復令登

城仲博以為齊侯弭衛而衛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思信故守者

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衛索乃下乃登前

左傳卷之十五 十四

後相呼乃下衛下則乃登亦衛登可知矣杜注是也但杜云揖而禮之欲生之則失之凡古人使人進及與人別皆揖之齊侯揖衛者與之訣別耳傳記之者以見衛雖寺人頗有膽略所以能縱權於一時而終以高唐叛也

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緹

納師杜因其會食二安正義二子因其無備先往城上乃從城上縣繩納師

人盡力為盛膳食之會字句殖綽工僕時在城中欲納齊師恐衛疑之因亦會食至夜乃縣繩納齊師也如注疏以會為因會食加因字其義始通且如其說夜字當在斷句則殖綽工僕為高唐人矣殖綽既見十八年傳無為標其居也其說尤謬

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杜前年與晉伐齊又杜齊晉平魯懼齊故

賦載馳之四章杜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安衡案說見於

曰肝敢不承命杜叔向度齊未肯以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

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杜石買杜悼子不衰杜石買之子

成子曰是謂廢其本杜廢猶安陸祭云廢什也昭二十三年傳云推而

然杜注就本而釋之其義差優必不有其宗杜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杜向莒邑

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杜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秋公至自會杜

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杜莊公

履出奔楚杜燮母杜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杜稱弟明杜叔老如齊冬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杜無杜季孫宿如宋

二十二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

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杜驟數也謂十五年

報之杜既盟而又杜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杜楚背

左傳卷之十五

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杜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

杜二慶陳卿恐黃偏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杜同欲楚人以為討

杜討責公子黃出奔楚杜自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

踐土之盟杜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

能行而卒杜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杜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

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

也杜罪其違眾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杜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

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

天也杜為二十三年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杜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冬季武

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杜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杜段共公子子石也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杜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

安王引之云杜解以卒二字未安竊謂以猶與也卒卒章也言賦常棣之七章與卒章也卒下無章字者蒙上而省衛案卒終也賦常棣之七章以終其篇也言

并賦宋人重賄之安衛案賄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杜

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杜

也公賦南山有臺杜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杜去所

於君故公賦此以答之言季孫有君子之德故宋人重賄之以為魯國光輝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杜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杜掩惡若能

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杜餒

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杜為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杜二

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安惠棟云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

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安縣有閭丘鄉伍氏從征記曰杜氏

左傳卷之十五

謂顯閭丘今案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有丘鄉顯閭非也馬宗璉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酈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為閭丘可以續漢志證之

夏公至自晉註杜傳無秋晉欒盈出奔楚註杜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註杜傳無曹伯來朝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高任註杜高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註杜謝十八年伐齊之師邾水之田邾庶

其以漆閭丘來奔註杜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註杜計公年不

姑姊蓋寡註安正義劉炫云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則古人謂姑者二人註安為姑姊也而如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衡案父之女昆

弟我謂之姑其年長於我則謂之姑姊少於我則謂之姊妹何以知之劉所引十二年傳文蓋王求后諸侯之辭曰若姑姊若是我父之姊其年必長恐不得以此為答辭故知謂姑而長於已者為姑姊謂少於已者為姊妹也且姊妹女兄弟之稱以伯父叔父例之稱姑之少長於父者當稱伯姑叔姑不得謂之姊妹如舊說姑據子稱之姊姊據父稱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聖人豈立此支離之名以惑人聽哉宣薨至此三十九年晚年生女或尚容未嫁杜以為寡婦亦未必然

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註杜詰治也皆有賜

武仲曰不可詰也統亦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

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註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註杜衡案正政通政而來

外盜使統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註杜使食漆安註陸祭云謂與之魯邑耳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註杜給其賤役從阜至安

其或難焉統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臺以待人軌度其信

可明徵也註杜徵驗安註正義劉炫云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衡案洒濯

為有軌則法度必信不違註安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

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

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杜

名言茲在茲杜皆當令可施於此杜允出茲在茲杜

惟帝念功杜惟帝念功杜惟帝念功杜

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杜

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杜復討公杜

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杜

叔豫曰國多寵而杜叔豫曰國多寵而杜

王弱杜而貴臣強杜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

焉重爾衣裘鮮食而寢杜楚子使醫視之復曰

瘠則甚矣杜而血氣未動杜乃使子南為令尹杜

使遂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杜叔豫曰國多寵而

其亡也怨欒氏杜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杜懷子

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杜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

矣杜言亂杜安杜衡案言貨杜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

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杜又與吾同官而專之杜

不怒而以寵報之杜謂宣子不為厲責怒杜又與吾同官而專之杜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

同為公族大夫杜而執專其權杜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

左傳傳釋

卷之十五

廿九

從之矣杜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

為之徵杜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

子為下卿杜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杜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欒盈

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

舌虎叔罷杜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囚伯華叔向籍偃杜籍偃上人

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杜譏其受囚不能去安陸祭云譏其知不

去也衡案觀與其死亡若何之言杜言雖因何則或譏其受囚不能去杜注是也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杜言雖因何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杜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安陸

矣且其通篇盛言君子來朝之美亦非衰世之作蓋叔向所稱自是逸詩耳樂王

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杜樂王鮒晉大其人皆

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杜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杜其言皆求救吾子吾子不許杜謂

之何也杜安衡案祁奚既老在家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

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杜詩大雅言德行安阮元云禮記緇衣引詩作措德行鄭注云措

夫子覺者也杜覺較然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

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杜言叔向篤親親於是祁奚老矣杜

老矣公杜安衡案祁奚以三年老其子午代之為中軍尉十六年傳祁奚韓襄欒盈

祁午非奚故予以祁奚為祁午之訛而此注云老去公族大夫乃亦以十六年為公族

大夫者為祁奚矣豈十六年為公族大夫者實祁奚而杜偶忘三年午伐父為中軍

尉以注之乎抑十六年為公族大夫者乃祁午而杜錯記為奚以注此傳而後人據

悼公許之意其年既高矣而十六年又命為公族大夫悼公賢君其待賢臣恐不

云去公族大夫者 蓋杜偶然之失耳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安 衡案乘駟者 老在其邑也 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杜 詩周頌也 言文武有惠訓之 德加於百姓 故子孫保賴之 書曰聖有蕃勲明徵

定保杜 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 訓不倦 惠我無疆也 衡案 鮮過則有功 是有蕃勲也 疏引胤征 謂勳當作訓 失之 夫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者 叔向

有焉杜 謀鮮過 有蕃勲也 惠 訓不倦 惠我無疆也 衡案 鮮過則有功 是有蕃勲也 疏引胤征 謂勳當作訓 失之 社稷之

固也 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杜 壹以 第故 以棄社

稷 不亦惑乎 鯨殛而禹興杜 言不以父 罪廢其子 伊尹放大甲而相之 卒

無怨色杜 大甲湯孫也 荒淫失度 伊尹放之 桐宮三年 改悔而復之 而無恨心 言不以一怨妨大德 管蔡為戮 周公

殺何為 宣子說與之乘 以言諸公而免之杜 共載入 衡案 祁奚 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杜 叔向父 其子皆

諫其母 其母曰 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杜 言非常之地 多 生非常之物 彼美余懼

其生龍蛇 以禍女 女敝族也杜 故衰壞也 龍 蛇喻奇怪 國多大寵杜 六卿 專權 不

仁人間之 不亦難乎 余何愛焉 使往視寢 生叔虎 美而有勇 力

纒懷子 嬖之 故羊舌氏之族 及於難 纒盈過於周 周西鄙掠之

杜 劫掠 安 阮元云 石經過於上 有奔楚二字 盈字下旁有出字 案周禮 候人正 義引 作晉 纒盈出奔楚 過周 此出字似非 後人所加也 衡案 上文云 秋 纒盈出奔楚 其下盡序 國中及其難者 已畢 乃序 國外之事 故至此始又言 纒盈 之事 遙與 纒盈出奔楚 相接 若又有出奔楚三字 是床下置床也 候人正義 引此直 云 纒盈過於周 不知其何以過周 所引文意不明 故并引上文 纒盈出奔楚 又改 秋 為晉 要不過使人易解 非有異文也 石經 奔楚二字 亦采 候人正義 而妄增之 耳 後 人見其遺出字 又旁加之 阮 反以石經 為是何其疎也 辭於行人杜 王行 人也 曰天子陪臣盈杜 諸 侯

之臣稱於 得罪於王之守臣杜 范宣子為王所 命故曰守臣 安 顧炎武云 守臣謂 晉侯 命為辭 故云 得罪於王之守臣 杜誤會 傳意 為范宣子 逐之 必以晉侯 之

罪重於郊甸杜 重得罪於郊甸 謂為郊甸所 侵掠也 郭外曰郊 郊外曰甸 無所伏 竄敢布其死杜

將逃罪

左傳傳釋 卷之十五

其土之守臣 某是也 衡案 傳記其事 所由起耳 至其逐之 必以晉侯 之

命為辭 故云 得罪於王之守臣 杜誤會 傳意 為范宣子 逐之 必以晉侯 之

罪重於郊甸杜 重得罪於郊甸 謂為郊甸所 侵掠也 郭外曰郊 郊外曰甸 無所伏 竄敢布其死杜

將逃罪

左傳傳釋 卷之十五

其土之守臣 某是也 衡案 傳記其事 所由起耳 至其逐之 必以晉侯 之

命為辭 故云 得罪於王之守臣 杜誤會 傳意 為范宣子 逐之 必以晉侯 之

罪重於郊甸杜 重得罪於郊甸 謂為郊甸所 侵掠也 郭外曰郊 郊外曰甸 無所伏 竄敢布其死杜

將逃罪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杜輸力謂輔相晉也註國以翼戴天子

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杜

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杜罪戮註安衡案厲罪

將歸死於尉氏杜尉氏註尉氏官註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

君命焉杜布四體言註安衡案言布陳註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杜

尤晉逐盈而自註安衡案詳考一段文意無王尤晉逐盈之事上文云其子厲不能

掠之是效尤註保任其父之勞又云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盈厲

之子也不當無故而顯揚其父之非今據此二文而考之蓋厲嘗暴周地周人憎之

以此為辭以掠盈財故云思厲之罪而王亦以尤而效之為非也傳無厲暴周地之

事者蓋其事註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杜侯

小不足載也註使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杜政

會朝禮之經也註安衡案經如經流之經註禮政之興也杜政須禮

身之守也杜政存則註身安註急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杜為二十五年

也樂王對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杜四子晉

之勇也余何獲焉杜言不為註王對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杜大夫

也杜言子待之如欒註安衡案欒王對之言是也宣子不聽而不能再陳之註齊

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杜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

不雄然臣不敵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難鬪勝而註殖綽郭最

鳴莊公為勇爵杜設爵位以註安陸榮云爵飲器設此以觴註殖綽郭最

欲與焉杜自以註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杜識其枚

數杜識門板數亦註安釋文枚本亦作版正義十八年傳云以枚數門枚謂馬榻

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杜識其枚

左傳卷之十五

廿二

為隸新杜言但為僕安衡案言已為隸尚新故未能為齊建功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

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杜言嘗射得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杜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

酉叔老卒杜無傳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杜無傳楚殺其大

夫公子追舒杜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杜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安

正義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為司寇後年出奔書於經此年不得云

非卿也衡案昭四年傳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

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

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是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未得以臧孫為司寇

定為卿焉此時魯大夫見於經者季孫孟孫叔孫叔老則三卿外特

置一卿此年叔老卒蓋武仲代為卿故明年書於經耳服說也

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杜御叔魯御安

衡案邑私邑故云倍其賦若是御邑大夫在邑乃其常傳不當言在其邑

又與令倍其賦不日焉用聖人杜武仲多知時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

相涉杜註未是

以聖為杜安衡案言不知天將雨而因於泥路不若

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

而傲使人杜杜杜言御叔不

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杜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夏晉人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杜言朝

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杜因朝晉不見

晉是以有戲之役杜在九年楚人猶競杜強也而申禮於敝邑

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杜

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

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杜在十年謂我敝邑通

在晉國壁諸草木吾臭味也杜晉鄭同而何敢差池杜差池不

左傳輯釋 卷之十五 十一

安衡案差池謂不與晉同心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杜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杜

杜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杜齊同遂帥羣臣隨于執杜

事以會歲終杜正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杜石孟

齊召南云石與良霄以十一年如楚為楚所執傳在會蕭魚之前至十三年冬楚人始歸良霄于鄭石與之討也此傳言歸而討之似蕭魚會後鄭即朝晉十二年春歸國即討于侯石孟石孟似又是一人非石與也必以石與實石孟則所謂子侯者又何人也衡案齊說是也傳不載鄭伯會晉於歲終及殺子侯石孟者以其事無足

耳傳淇梁之明年杜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杜

見於嘗酎杜與執燔焉杜間二杜

年聞君將靖東夏杜四月又朝以聽事期杜

聽會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杜

罷病不盧荐至杜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杜大國若杜

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杜若不恤其患而以杜

為口實杜正義但有微責之言實出於口也服虔云實謂讀讓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杜翦削也謂見剝削安衡案詩召南杜

傳剪去也蓋翦斷也故引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杜

重圖之杜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杜

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杜今納欒氏將安用杜

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

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

弗能久矣杜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杜

召室老宗人立段杜而使黜官薄祭杜

黑肱子張而後使黜官薄祭杜黜官無安

衡案前漢食貨志注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則采地亦可謂之官此官謂采邑下文祭以特羊殷以少牢申薄祭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申黜官杜云無多受職是讀官如字未是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四時祀以一羊三年安衡案不用豕而

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復錮欒氏也杜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

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杜為明年齊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

祿而有馬數十乘杜言子南偏寵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

棄疾為王御士杜御王王引之云御侍也御士蓋侍從之臣若周官御

積叔挑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杜彼注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是其證衡案御車者單稱御未有稱御士者二十四年疏云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

官大僕之屬有御僕十二人御士蓋謂侍御之士非官名也王說亦非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

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

居乎杜問能止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

竟杜洩君命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杜欲

竟杜以洩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杜不欲犯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

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離吾弗忍也杜於事是離於

遂縊而死杜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

子齎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杜屈建子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

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杜申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杜遠子就申曰子三困我於朝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杜遠子就申曰子三困我於朝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杜遠子就申曰子三困我於朝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杜遠子就申曰子三困我於朝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杜遠子就申曰子三困我於朝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杜遠子就申曰子三困我於朝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杜遠子就申曰子三困我於朝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杜遠子就申曰子三困我於朝

三專專舉

卷之十五

廿四

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敢告子杜言恐與子并罪曰何

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

御而歸不能當道杜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杜已死復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杜夫子謂申叔也如夫

子謂以義匡已不然請止杜相止不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杜辭遣十二

月鄭游販將如晉杜游販公安皆非今從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未出

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杜舍止其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

以其妻行杜十一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杜良游販子大叔販策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杜子明有罪

而良又不賢故杜交怨則父之求亡妻者使游氏勿怨杜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曰無昭

惡也杜不脩益明也左傳輯釋卷十五終

